

卷一百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一百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彩色首頁1

紅樓夢卷一

第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紅樓夢

第一回

聚珍堂



紅樓夢卷一百

第一百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甚麼事來便想道報上的饑荒實在也着急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便迎上來跟着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甚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爲海鎮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託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聽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

胆子便竭力懇懇賈政許這親事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甚麼罣礙在外頭信息不早難以打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趕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卽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着等信且說薛姨媽爲着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纔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舖拆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托人花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着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

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着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爲仗着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爲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哥躲出門的真正俗語說的冤家路兒狹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是不盡

心的了花了銀錢不算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
裡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爲着老來有靠便
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盃飯養活母親那裡有將現成的
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哥
的這樣行爲不是兒子竟是個冤家對頭媽媽再不明白
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
裡勸解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裡放的下心他雖說是傻也
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唬的
了不得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我想哥哥鬧了事當心的
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

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我求媽媽暫且
養養神趁哥哥的活口現在問問各處的帳目人家該借
們的僭們該人家的亦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看看還
有幾個錢沒有薛姨媽哭着說道這幾天爲鬧你哥哥的
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
知道京裡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舖已經給了人
家銀子早拿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舖管事的逃了虧空
了好幾千兩銀子也夾在裡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
外頭要帳料着京裡的帳已經去了幾萬銀子只好拿南
邊公分裡銀子並往房折變纜殼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荒

信說是南邊的公當舖也因爲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麼
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說着又大哭起來寶釵也
哭着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
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偕們的勢頭兒敗了各
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幫着人家來擠我們
的訛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
酒肉兄弟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媽媽若是疼我聽我的
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致
挨凍受餓家裡這點子衣裳傢伙只好聽憑嫂子去那是
没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裡該

去的叫他們去就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着媽媽
過去實在短甚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過來料我們
那個也沒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聽
見我哥哥的事他倒提起媽媽來就哭我們那一個還道
是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若聽見了也是要唬個半死兒
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他爲一
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
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發沒了依靠了寶釵道
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正說着只聽見金桂跑
來外邊屋裡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

沒有活的分兒了。偕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夥兒到法場上去拚一拚說着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氣得薛姨媽白瞪着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得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裡的了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甚麼說着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得人還多扯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琴唬的再不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或明知薛蝌在屋特問房裡何人有時

遇見薛蝌他便妖妖喬喬嬌嬌癡癡的問寒問熱忽喜忽嗔了頭們看見都趕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一意一心要弄得薛蝌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那薛蝌却止躲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則爲色迷心越賄越愛越想越要那裡還看得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個醋字欲待發作薛蝌卻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氣都擱在香菱身上卻又恐怕問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到弄得隱忍不發一日寶蟾走來

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
寶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僭們前
日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裡去
那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氣奶奶不信回來只在僭們
院門口等他他打那邊過來時奶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
甚麼金桂聽了一心的怒氣便道他那裡就出來了呢他
既無情義問他作甚麼寶蟾道奶奶又迂了他好說僭們
也好說他不好說僭們再另打主意金桂聽得有理因叫
寶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着出來金桂却去打
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

灑花絹子纔要出來又似忘了甚麼的心裡倒不知怎麼
是好了只聽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阿那裡喝了
酒來了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
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
所以被他們強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
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僭們
自己家裡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他拿話一激臉越紅
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裡的話寶蟾見他二人
交談便躲到屋裡去了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
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澁別有一種謹愿可

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瓜窪國去了因笑說道這麼說你的酒是硬強着纔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裏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強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說到這裡兩個眼已經也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裡容得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正鬧着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唬了一跳回頭瞧時却是寶蟾掀着簾子看他

二人的光景一抬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趕忙知會金桂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嚷纔瞧見金桂在那裡拉住薛蝌往裡死拽香菱卻唬的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回去這裡金桂早已連嚇帶氣跌跌的瞅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己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裡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去了是日寶釵在賈母屋裡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狠好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裡怎麼你老爺沒有提起王夫人道

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便好但是道兒太遠雖然老爺在那裡儻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嗎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卽不然終有個葉落歸根況且老爺既在那裡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麼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賈母道你們願意更好只是三子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着掉下淚來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若是做官的誰保得住

總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着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借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哨他迎了頭藏在耳房裡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着幾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裡所招也不用送甚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

若不好更難受到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了頭還不
如我想探了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
是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擇個好日子多派幾個人
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麼着老爺也不肯將就買母道有
他老子做主你就料理妥當揀過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
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着是寶釵聽得明白也不敢則
聲只是心裡叫苦我們家裡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
今又要遠嫁眼看着這裡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
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了出來一逕回到自己房中並

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見的話說
了襲人也狠不受用卻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反歡喜
起來心裡說道我這個了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
是個娘比他的了頭還不濟況且泔上水護着別人他攆
在頭裡連環兒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干淨
想要他孝敬我不能設了只願意他像迎了頭似的我也
稱稱願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
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裡還好想
來你也是願意的便是養了你一場並沒有借你的光兒
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總不要一去了把我

擱在腦杓子後頭探春聽着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不理氣忿忿的自己去了這裡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己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裡來着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聲或者他是有來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裡想着罷了祇是那夜却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也是寶玉聽了更以為實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裡的仙子臨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

嫦娥飄飄豔豔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鵲過來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奈紫鵲心裡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没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暖聲就是歎氣的寶玉背地裡拉着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鵲從沒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裡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廝各自過活去了王奶媽養着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哥等小了頭仍伏侍了老太太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悶

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得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唬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字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二姐姐呢碰着了一個混帳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這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裡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裡單留我做甚麼襲人忙又拿話解勸寶釵擺

着手說你不用勸他讓我來問他因問着寶玉道據你的心裡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裡陪到你老了都不要爲終身的事嗎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法頭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做主你有甚麼法兒打量天下獨是你一個人喜姐姐妹妹呢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配你了大凡人念書原爲的是明理怎麼你益發糊塗了這麼說起來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着你寶玉聽了兩隻手拉住寶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爲甚麼散的這麼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襲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說纔

這兩天身上好些三奶奶纔吃些飯若是你又鬧翻了我也不管了寶玉慢慢的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麼纔好只得強說道我却明白但只是心裡鬧得慌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慢慢的開導他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甚麼等消停幾日待他心裡明白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况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已後便不是這樣了正說着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

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備粧奩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卽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知怎麼辦理下同分解

評曰

補寫薛蟠家業消磨周匝細密

薛蝌東西俱託香菱收放又時常說話縫洗衣服金桂妒心已不可耐因愛薛蝌隱忍不發是文章到極緊處轉放寬一法

若非香菱無心走出薛蝌既不可聽從金桂又不便

聲喊斗破此時殊難擺脫故借香菱驚散既便薛蝌
脫身又爲積怨地步

因探春親事於王夫人口中述及迎春苦况是趁勢
補筆法且爲迎春將死根由

開發雪雁省費煩文仍留紫鵲生出後文

襲人要探春不必辭行寶釵要探春好爲箴諫兩人
不同其憐愛寶玉則一然畢竟寶釵所見高處一層

紅樓夢卷一百終

紅樓夢卷一百一

第一百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太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尙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
春行粧奩事的一干人那天已有黃昏已後因忽然想起
個了頭打着燈籠去出門來見月允已上照輝如水鳳姐
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牕下聽見裡面有
人噉噉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甚麼的鳳姐知
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